

■ 台灣文化研究所

林淇瀆 教授



●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

● **專長：**

報導文學、文學傳播、台語文學、
文化研究、現代詩、台灣新聞史、
台灣文學思潮

● **近兩年開課資料：**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科目

台灣文學史（上）

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三）

文學大師講座

台灣報導文學專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科目

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四）

台灣文學史（下）

台灣報導文學專題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授課科目

台灣文學史（上）

台灣現代詩專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授課科目

台灣文學史（下）

後殖民理論

寫詩也做師—— 協助學生走自己的人生路

■ 台灣文化研究所 林淇瀆 教授

【文／嚴子涵（心理與諮商學系校友）】



13 歲因為讀了《離騷》，發現怎麼看都看不懂，背不好也抄不好，於是，下定決心要寫出大家都看不懂的詩！林淇瀆老師在『四季～詩的色彩與光影』的講座上，說出他寫詩的開始，當然，說要寫出大家都看不懂的詩，只是淇瀆老師的玩笑話，因為老師的詩很好理解，不艱澀又給人力量，而且任何人都能夠以自己的想法來解讀老師的詩，其實，淇瀆老師還有一個令人熟悉的身份，台灣著名的詩人 - 向陽，是淇瀆老師眾多身份中的其中一個，現在，淇瀆老師不只是詩人，也是作家、評論家和教授學者。

平常心面對人生重大的轉變

淇瀆老師的生涯歷程主要有三個階段：文學、媒體與現在的學術生涯階段，這三個生涯歷程階段並不代表老師在當時只成為某一種角色，即使現處學術階段，老師仍然在寫作，關心社會與國際時事，同時也教書、做研究，在我看來是一種集合，也是一種累積。

1994 年考進政治大學新聞所博士班，淇瀆老師開啟了他的學術及教職生涯。其實老師踏入教職看似順遂也很不順遂，考取博士班之前，老師在《自立早報》、《自立晚報》擔任總編輯，也在《時報週刊》、《大自然》服務過，一直到自立報社因為經營上的問題轉手他人，總共在媒體領域服務近 14 年。39 歲那年，淇瀆老師從媒體業轉到教育界，中間空白時間沒有很長，一切都轉銜得很順，但是這同時也是淇瀆老師不順遂的一年，中年轉業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過，「危



第五屆台東詩歌節～『十二小時好食光』，林淇瀟老師與吳晟老師、陳益源老師（右至左）

機就是轉機」，與其怨懟問題和命運的安排，不如去掌握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平常心看待，遇到問題就面對它，用最簡單的心去面對，能解決的就解決，不能解決就再說，」淇瀟老師是以正面迎接的態度來面對困境，如果怪罪命運，那麼就會在怨氣上面糾結太久，淇瀟老師這席話也給我另一種體悟，我們花太多時間去關心我們不順心的問題，你花多少時間陷在裡頭，同樣的也就浪費了自己多少時間，早一點去迎接困難，我們就可以早一點找到解決的辦法，「平常心」是需要很多事情來培養的，問題來了就跟機會來了一樣，一個是你去學著面對它，一個是你要學著抓住它，所以，淇瀟老師教書的開端看似簡單但也不簡單。

協助學生而不是帶領學生

談到教書，淇瀟老師也有自己的看法。在 1970 年代的大學，受著當時黨國威權的統治，很多政策和教學跟現在是不一樣的，那個時候，上課學生對老師的教導不能反駁，老師也不鼓勵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學生管理上十分嚴格，更不用想有學生在期中和期末評鑑老師的事情會發生，老師擁有絕對的權力。因此，看著現在的大學生關心社會和國際時事，參加社運，讓淇瀟老師覺得這些是很好的改變，代表學生們有在思考與關心自己的生長環境，也在意自己的生命價值。

淇瀟老師認為大學的教育目的主要是讓學生成為「人」，成為自由人，能夠自主的人，不需要去依賴別人的人，「既然



要讓學生成為獨立的人，就要讓學生有選擇的權利；要學生自主，就要給他們空間，不能控制他們；要讓他們成為自由人，就要讓他們有自由的心，讓他們自由思考、自由選擇。」教育不應該把學生變成老師心裡想要的樣子，而是讓學生變成他們想要的樣子，老師只是「從旁協助」，而非在學生上面「教導」或是「訓導」，因為是大學的教育，所以老師更是一位協助者，當老師帶著學生走了一段路，看到了他們自己的路口，就讓學生自己走下去，而不是要學生跟在老師後頭去學習，如此才能讓學生自主、自由，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任。

秉持著讓學生成為自由、自主人的教學信念，淇瀆老師的課堂十分鼓勵學生對老師的質疑和擁有與老師不同的想法。「既然當了老師，就要容許學生能夠提問，而提問不是只有『問你』，在我那年代的提問，學生問老師問題，老師來回答，是上和下的問答；然而，事實上，提問還包括『質疑的問』，學生提出自己在

這堂課的疑問。」淇瀆老師讀書的年代，學生舉手提出質疑都不行，更不用說學生可以說出他們的疑問，不然很容易就被當掉，老師教的就是對的，到了現在，淇瀆老師也不會對這些「事實」抱怨，不好的改掉就好了，不用太刻意去在意那些改變不了的事實，有些事情不用糾結太多、太久，往前走就對了。

抱持著「真的是這樣嗎？」 的學習態度

不只鼓勵學生提出質疑，淇瀆老師也時常在質疑，但不要誤會老師在鼓勵大家對於自己的生活 and 學習不信任，而是期望自己和學生都做自己學習的主人，多方思考、找資料印證，事情沒有對與錯，真理也不可能只有一個。

現在讓大學生上台報告是常有的教學策略；然而，在二十幾年前，淇瀆老師就開始將此種教學策略在自己的課堂上面實施，而老師又將這種方法稱為「互動法」。二十幾年前，淇瀆老師認為這種師生互動的教學太少，許多課程多是由老師講述，不過，老師秉持著師生地位是平等的想法，開始大量讓學生有上台報告的機會，所以，有時候是淇瀆老師在上課，有些時候是學生在台上教課，這個互動教學，淇瀆老師多了許多機會和學生做討論，也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訓練自己去找資料，追求知識，對老師來說，讀書、上台報告也是一種訓練，因此，淇瀆老師一直到现在都是採用分組的方式來上課。



林淇瀆老師在永樂座『談戒嚴年代的禁書政策』的座後合影

上台報告在我們來看，是普遍且大學

生最基本的上課方式，可是，真正能從裡面吸收知識還是要看學生自己投入多少的心力去準備，對此，淇瀆老師抱持非常樂觀的態度來看待學生的學習。對於上台報告這件事情，淇瀆老師鼓勵學生之間可以多提問，不管提問的狀況是第一種，真的對於台上學生報告的內容有疑惑，還是第二種，懷疑台上同學報告的內容，都應該要被鼓勵也要被允許的，只是，提問很多是最理想的狀態，現在學生很少提問，雖然不是理想的狀態，但淇瀆老師仍然會鼓勵學生對於自己的學習過程要抱持「質疑」的態度，「再好的理論都有漏洞，不可能完整，而老師也沒有全部都懂，也有講錯的時候，所以不能完全相信老師，包括課文內容還有我（此指老師本人）的想法。」有了質疑，你才會開始去找相關的書和資料，這樣的過程才是學習。老師覺得學習有兩個重要的原則，第一，新的知識要去了解和吸收；第二，吸收之後要開始思考這些內容放在自己的研究適不適合，國外的研究套用在臺灣的狀況是否合用？加以吸收消化之後，最後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觀點，因為淇瀆老師現在比較多研究所的課程，所以不只要讓學生知道質疑的重要性，也去多去思考，然後再產生自己的想法與觀點，如此不管是學習也好，還是寫研究論文都是有幫助的。同樣地，淇瀆老師也認為大學生的學習也要多提出質疑，老師會在課程結束之後從教科書裡面提出疑問，因為不能只有一方面的真理，思考要靈活，能思考、分辨、辯論、論述，對教學者和學習者來說，這種「思辯」的學習是重要的。

教學生學，老師自己也要多學

評量學生的學習時，淇瀆老師看重學生「有無思考學習」，在分組報告上，學生的準備充分度是標準之一；另一標準是，老師會去記學生有無發問，淇瀆老師不是以這個標準來看一個學生是好還是壞，而是去觀察學生有沒有在思考，這也是淇瀆老師最在意的部分。老師教文學相關的課程，很多時候評量上面是不能去界定一個標準，所以就要去了解有沒有用心、有無在思考學習，研究生的期中，淇瀆老師會要求學生寫出研究計畫，學生在期末就必須要針對這個研究計畫寫出一萬字的論文，這不是單單在淬煉學生能寫，還是要讓學生多思考；在評量大學生的學習，老師則是讓學生從四道題目裡面選出兩個他們比較了解和感興趣的題目回答，讓學生論述自己的想法，老師再從學生的論述中去了解他們有沒有在思考。以文學領域來說，不管是老師的教學、學生的學習評量，都沒有一個最標準的答案，所以不只要學生多思考，老師也要會自己去思考，然後多去瞭解學生，才能知道怎麼去評量學生的學習。

文學的進步和學習，最簡單和最常的就是大量閱讀。文學跟資訊一樣更新的很快，可能有經典的領域，但是，知識廣度與內容的深度則是要靠自己去做累積，淇瀆老師之前受博士班的訓練，又因為在研究所授課，加上教授升等需要寫論文，所以老師每天都要念書、讀書，更不用說，其實寫論文對於到大學的教授更是一項專業的要求，明知道知識會變淺，哪有不去增進自己能力的道理？教論文，也要寫論



文，論文的寫作是要讀很多人的論文才寫得，因此，寫、讀，讀、寫，之後就是你分享學術的部分了，論文不是要寫出來讓別人知道你自己多厲害，而是另一種呈現你自己學習多少的方式。

學習佔一個人的生活有多大，就代表他們重視自己程度有多高。事實上，人無時無刻都有東西可以學習，純粹看你願不願意。「一個人若沒有學習的動力，那他們的學習動力是提不起來的，例如，本人就對學習沒有興趣的人，那提供再好的藥方也無用，所以沒有必要特別去推動學生的動力。一方面沒有用，不來上課而去賺錢的學生，你要如何提升他的動力？給錢嗎？另一方面，有些學生只是沒有找對方法，在大學部有很多不同特性的學生，有什麼都做得好，又非常認真在學習的學生，這個時候沒有別的，就多鼓勵他們；也有沒有做好的學生，但不要去責罵他

們，老師要從另一個角度告訴他怎麼做會比較好，千萬不要去傷到學生的自尊心。」淇瀋老師覺得當老師要去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時，一定要看到學生的真正需求，不然也許你的好意和幫助，對他們可能沒有什麼效果，要學生走你希望他們走的路並不是在幫學生；做老師的要鼓勵學生、尊重學生，讓學生走他們自己思考之後決定要走的路。

尊重學習者 給予鼓勵而不是否定

「所有的動力都來自於自尊心，從人性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提升學習的動力。」現在很多人都要讓學習者放下自己的自尊去學習，可能這在職場上比較常見，可是，大家的建議不是真的要你放下你的自尊，而是要讓你學會換位思考，不要急著說，想了之後再去做、去說。不過，在學



林淇瀋老師與學生一起聚餐合影留念



人權講座邀請到李登輝前總統，講座的協辦人是老師的學生之一

校的學習，淇瀆老師認為老師最好不要去傷到學生的自尊心，要尊重和鼓勵學習者，讓學生感覺到老師是真正在關心他，其他提升學習動力的技巧都不需要，學生知道老師是真誠的關心，自然會想多向你學習。教書也要教心，不要讓學生覺得一切的學習都是被強迫的，更不要讓學生害怕學習。「有些學生學習沒有那麼好，若給學生多一點的鼓勵，不是很好嗎？但鼓勵要具體的指出來，不要空泛，這樣才會讓學生出現學習動力。之前我讀書的時候很少鼓勵，比較多是被打和責罵，學生不能站在台上學習，只有老師能在台上教導，老師的權力過大不是件好事，而且，老師有沒有尊重學生，學生自己能感覺到，因為自己的經驗，所以感受到這些，也因為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當自己看別人的不夠時，也要記得別人在看自己的不夠，那你要如何對待那個不夠？」在淇瀆老師的想法中，每個人都有他厲害和不足夠的地方，厲害的地方就給予鼓勵，讓他

們更加確信自己；不足夠的地方就從不同的角度給予學生鼓勵，當學生知道老師真誠的鼓勵與建議，他們就會想要做得更好，然後維持著自己好的地方。

淇瀆老師覺得，老師之所以會成為老師是因為你拿到那個學位，學生雖然看起來年輕，不過當你碰上他們專業的地方，學生就會比你還行。每個老師都只會一小部分，不可能什麼都會，因此，他覺得作為教育者，一定要知道除了自己專業的小領域外，其他地方你可能都不如別人，有了這個想法，就會改變自己的教學態度，「學，然後知不足，既然知不足，你要怎教人家學？所以就要謙虛和尊重，學生不懂你更要尊重他，因為他是你的學生，如果他都會了，還來跟你學幹嘛？」淇瀆老師鼓勵學生多問，不管是講錯一部份還是完全不對都沒有關係，在學術的領域裡，淇瀆老師認為各種討論都要被允許，包括無知也要被允許，畢竟，學生是來學習



的，如果都知道了，他還用得著學嗎？作為一位老師也是如此，因此，師生的學習是相輔相成的，比誰學得多和誰學得少不是教育與學習的目的。

教書是讓學生離開自己

教書多年，淇瀆老師仍和許多學生保持聯絡，有位學生不計酬勞，也不辭辛勞的北上幫忙他處理人權講座的事務，不論是發新聞稿、在社群網站上張貼訊息、有演講就上來支援，他幫的不只是一個忙，而是認同淇瀆老師。另一位學生到現在還是時常關注和幫忙淇瀆老師，主動整理稿件，蒐集與老師相關的新聞或報導文章，甚至只要淇瀆老師到中部去演講，她就會召集老師之前的學生一起聚餐，她整理的不是一份稿，而是關心淇瀆老師。所以說，淇瀆老師認為他要先主動關心學生，不一定要提醒學生怎麼做，教書不是要求學生要做那做這，如果要讓學生主動、甘願，關心學生就好，當學生感受到你的尊重和鼓勵，學生就會認同你，不要用老師的威權去壓迫學生，不要讓學生屈服於你。

提到學生，淇瀆老師有著許多的驕傲和欣慰，不是驕傲自己在教育上面有多麼厲害，而是欣慰自己教到比自己還優秀的學生，如果老師的學生考上博士班，淇瀆老師會比誰都要開心，甚至感到與有榮焉，因為學生憑著自己的能力走向自己的路，是一種青出於藍更甚於藍的感動。「我教書最感欣慰的，是學生把論文寫出來，過關之後離開學校，」在淇瀆老師心中，最開心莫過於在畢業那天把他們送

走，這代表學生學成了，學生離開老師身邊就是最好的安慰，因為留在老師身邊越久，就代表老師沒有把學生教好，沒能讓他們畢業，這不是說學生離開之後就不再和老師聯絡，相反的，淇瀆老師希望他的學生能早一點服務社會，找工作和做研究都是在服務社會，早走是因為人生屬於他們自己的，老師不要讓學生一輩子跟在自己的身邊。對淇瀆老師而言，每位學生都是他值得學習的對象，如果學生對研究沒有興趣，他會告訴學生趕快離開，到社會上找一份工作，好好的做，這樣子會比僵持在研究所裡面還來得開心；然而，若學生能力好，老師也會希望他們快點離開，因為越早出去就有更多機會找到適合自己的研究單位和服務的地方，所以，老師開心的是學生的離開，而不是留下。

做自己

用自己舒服的方式教書

淇瀆老師認為每個年代都有每個年代的教學方式，包括學術研究，每個年代也都有自己的研究準則，教學會更新。對於教學的建議與想法，淇瀆老師覺得新進老師所學的研究和資訊，相比之下一定都是比較新的，這個時候，老師們最好就用他們的方式去做他們自己。

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在某部份都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文學創作的人可能較沒有任何學問來註解自己的研究，因為文學是靠想像來創作，但，若新進老師是做學者，那他將來的學術成就就會與他的論文結合在一起，所以論文要有他的特色，表現出他自己的專長，必須要有自己的創見

性（創意和見解），如同，淇瀆老師認為寫詩是與才氣和感覺有關，而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特色。老師寫的詩有他的風格，所以那首詩是和老師的生命結合在一起，學者會閱讀很多學術研究論文和學刊，淇瀆老師也閱讀很多不同作者的書籍，閱讀之後，越能讓自己了解自己的位置，別人寫過的、做過的就不要去抄襲，建立自己的特色和風格，用自己舒服的方式來寫作，或是教學，「將自己的教學研究放進自己的生命當中，自己融在裡頭就會快樂，因為是屬於自己的生命目的，你會用心去做，就不會想要去抄襲別人。」淇瀆老師的想法是，每個老師都用自己的方式來教學，不然再好的技巧或是經驗分享都只是在說別人的方式，用自己的語言和風格來做自己想做事情，才能最接近自己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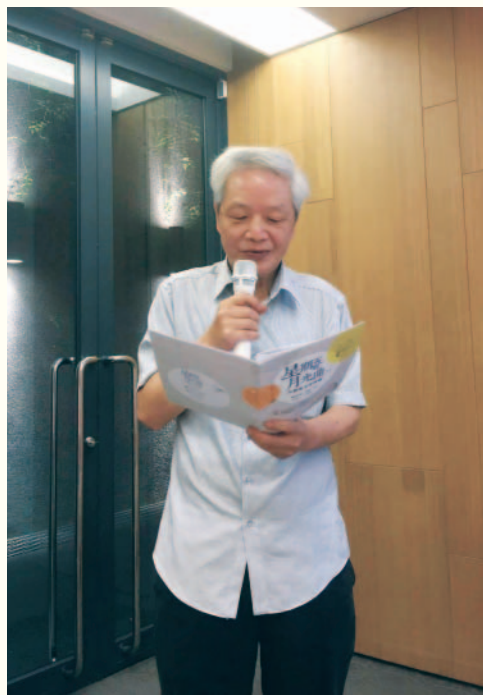
你阻止不了自己會影響別人，但你可以讓自己多去看和想，不要把別人的東西和生命經驗套在自己的身上。我認為增廣自己的眼界和增加自己的經驗，與用別人的想法、教學技巧來教學是不同的事，重點是你要如何將自己吸收來的東西轉化成屬於自己的東西。老師會鼓勵學生用自己的方式學習，那麼老師自己也應該要看重自己的教學特色，你理解東西的方式不是每個人都能模仿得來，所以做自己就好。

我的命就是寫作

找到自己是那麼困難，但又那麼的簡單，有人窮極一生都找不到，有人跨出第一步就找到，更有人是在歷經一番磨練後才找到自己，沒有一定要說找到自己後生

命才可貴，每個人對於自己生命可貴的想法和感受不同。

「我們讀了很多書籍，在不同的事情上面做那麼多的努力，目的就是要找到自己，宗教上、哲學上，很多都是在解決這個問題。早點找到自己是幸福的，但晚一點找到也未必不幸福，也可能你會在過程中享受到不同的感覺，像是被打倒然後再站起來，也是一種快樂。找到自己後就篤定了，就不會懷疑，也就安身、立命了；知道的路在哪，一步一步走去，不會再懷疑、忐忑不安，或是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在哪。但也可能有人一生都找不到自己，但他將自己交給上帝、皈依神明佛主，那也很好的。」淇瀆老師知道自己的命在寫詩，當他篤定之後就沒什麼能夠讓他懷疑的，他只需要一直走下去，直到他



林淇瀆老師在『星期五的月光曲』朗誦台語詩〈南方孤鳥——寫予屈原〉（在『四季』講座上也有朗誦喔！）



走不下去為止，所以不會有別條路令他忐忑不安，因為現在老師眼前就只有一條寫作的路。

六月七日，我很幸運地聽到淇瀆老師的演講—『四季～詩的色彩與光影』，老師提到自己用 24 節氣作詩的原因與經過，我與大家一起讀著老師的詩，不同的詩因為不同的節氣而有它的變化，不同的

詩裡頭可以看到老師對自己的挑戰，也可以看到老師對不同節氣的見解，參與到最後，我對那些詩的感受就好像淇瀆老師說的：「我的詩是和我的生命結合在一塊的。」老師用他的感受解讀他對節氣的想法，而我們同樣也能在讀詩的過程中，用自己的感受來解讀老師的詩，生命是互相交融、變化的，也是獨立，有自己想法的。